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一代风流

(二)

苦斗

欧阳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一代风流

(二)

苦斗

欧阳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阳山（1908～2000），湖北江陵人。本书以广州三家巷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及其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三十多年中的悲欢离合，反映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尖锐斗争，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小说还以磅礴的气势描写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等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使这些历史斗争画面在当代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此外，小说还成功塑造了周炳、胡杏、何守礼、区桃等鲜活的革命青年形象，也刻画了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婷等时代渣滓的丑恶灵魂。本书使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目 录

五一	寂寞的冬天	473
五二	旧地重游	483
五三	十大寇	495
五四	第一赤卫队	505
五五	跋涉	515
五六	一个谜	525
五七	喜相逢	534
五八	诀别	545
五九	恍如隔世	556
六〇	后继和前仆	567
六一	翻脸无情	577
六二	七月的奇遇	588
六三	西水图	598
六四	鬼地脚	607
六五	请命	616
六六	善有善报	626
六七	三灾	635
六八	南渡口的风波	645
六九	踢蛇窠	655
七〇	有缘千里	665
七一	有人快活有人愁	675

七二	凯旋	686
七三	佳期	694
七四	大展鸿图	703
七五	真伪之间	713
七六	女英雄	723
七七	擢甲里二百号	731
七八	小纠察队员	741
七九	终天恨	751
八〇	鸟惊心	763
八一	劳资合作	775
八二	凶日	786
八三	自由女	797
八四	井旁结拜	806
八五	关里关外	817
八六	君临天下	829
八七	恩与仇	839
八八	两个周炳	850
八九	进击	860
九〇	镇压	871
九一	虚无缥缈的幻境	882
九二	第一次撒谎	893
九三	人的理想和畜生的理想	904
九四	海陆空	915
九五	电光雷火	926
九六	心比肉疼	937
九七	蛊惑	948
九八	梦寐以求	959

九九	营救	968
一〇〇	宣誓	977

五一 寂寞的冬天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年底，广州地面没有什么仗可打，一般热闹惯了的人就觉得寂寞难耐，三家巷里的兴昌洋行经理陈文雄甚至把这个冬天叫做“寂寞的冬天”，大家都认为贴切。既然寂寞，就必定要找点事儿干一干，消遣消遣，因此陈家已经出嫁的三小姐陈文婕，也都在一个冷雨霏霏的傍晚，回到三家巷何家来找她的二姐——如今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的夫人陈文娣，商量一件事体。她穿着一件闪绒雨衣，束着腰带，短短的身材，十分矫捷，看来比一个普通的主妇显得年轻，比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又显得较为成熟。她走进三家巷，匆匆忙忙地把那里的景色望了一眼，竟有点生疏的感觉。尤其是生长在枇杷树和电灯杆子之间的那棵白兰花，生长得那样葱茏茂盛，旁若无人，使她十分惊愕，好像她从来不曾见过那里长着一棵白兰花似的。她忽然之间想起来：“哦。对了，我很久没回过娘家了。”自从她和李民天结婚之后，这半年来，她的确很少回家。李民天的父亲是做南北行生意的，家里也有几个钱，婚后单另租了一幢小洋房，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两口子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过着单调、刻板的平静生活，亲戚朋友，一向很少走动。当下她的脚步慢了一慢，见何家的矮门、趟枕、大门全敞开着，就一直走进她二姐陈文娣的房间里。何守仁还没回来，陈文娣招呼她脱掉雨衣坐下，又叫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苹给她沏了扣盅茶来，两姊妹促膝谈心。何家的三个使妈之中，阿苹是长得最漂亮的，还不到三十

岁年纪，瓜子脸儿，长条身材，白白净净。她看见陈文婕的肚子微微拱起，就笑着说道：“三小姐，恭喜你了！什么时候赏姜醋给我们吃呀？”陈文婕臊红了脸道：“你急什么，早着呢！”陈文娣对着阿苹瞄了一眼，说：“这家伙，真鬼灵精，她不说，我倒看不出来呢。”说完，就撩起陈文婕的衣摆，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摸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小了，有些日子了，想不到你迟来，倒先得。四妹和我都还没信儿呢！”陈文婕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像你们才好呢，干手净脚，轻身伶俐的。为了它，真把我烦死了！”陈文娣冷笑一声道：“哼，轻身伶俐倒是轻身伶俐，可是人家又说你蛋都不下呀，屁都不放呀，过赖人家的口舌！”两姊妹又说笑了一阵子，才谈到正经事儿上面来。陈文婕首先开言道：

“二姐，你知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着大事来求你呢。我们那个后年就要毕业了。他千不学、万不学，学了个农。这年头，谁都一样，毕业就是失业，何况是农科！他家是做买卖的，按说也过得去，他不愿做生意，就闲着吃也不要紧，不过给人家看见，终日游手好闲，没个干上的，也不好看相。因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办一个试验农场。凑它一两万块钱资本，买它几百亩土地，招它几十个工人，就让他去改良他的水稻品种去。管它赔也好，赚也好，在社会上总算弄出个名堂了。”

陈文娣听说，啧啧称赞道：“我说的了，只有咱们三妹雄才大略，想得到，做得出，完完全全是一个事业家的模样。只是你放下那些诗、词、歌、赋不管，倒管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事儿来，却未免大才小用一些了。”

陈文婕轻轻地摇着头说：“也不是我正经干了什么事儿，我只不过出了这么个主意，真正拿起事情干的还是别人。你还记得有个叫做郭寿年那样的人么？他是咱们杨家舅舅那边的小舅子，论起辈分来，是咱们的表舅。这个人正直端正，银钱上很可

靠，写、算、跑、讲，样样在行。我去跟舅舅商量，舅舅说，‘他本来管着济群药铺，也有点大材小用，屈了他的，你们要，就给你们吧。药铺可以另外找人。’我就请了他来当经理。一切事情，都由他来挡着呢。”

陈文娣越发称赞了，说：“你看，又能筹划，又能用人，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别看你平时懒散淡泊，闷声不出，却有着这许多队伍！人家说密实姑娘没正经，这话一点也不错呢！”

陈文婕笑着阻拦她道：“二姐，你先别忙封赠，我还有打算呢。我想，人世间本来无所谓贫富，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人们都自私自利，又不肯用脑筋去想想办法，竟弄得好像真有阶级似的。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这个农场一方面搞科学试验，一方面还要搞劳、资合作。农场要是赔了钱，我们担起来；农场要是赚了钱，除了开支、成本、公积金、公益金、股息、捐税等等之外，把全部红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子，大家都是劳工，又都是资本家，那阶级什么的就不存在了，谁也不剥削谁了。”

陈文娣听了，把舌头伸了出来道：“哎哟，我的上帝！你这不只是一个事业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了。我是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的。阶级究竟有没有，与我无关。不过这回我要说，你对底下人，可不能粗心大意。你对他们严了，他们就埋怨你；你对他们宽了，他们就要欺负你！依我看来，上、下之间，还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施为好。不然的话，你虽然一番美意，难保他们不给你搞个稀巴烂，还说是阶级斗争。你犯得着么？”

陈文婕听了，默然不语。又低头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总是相信，人到底还是有良心的。人不能恩将仇报。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陈文娣起身走了出去。她张罗菜饭，留陈文婕吃；又张罗暖酒，给何守仁准备着。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房间里来，坐在

陈文婕身边，抓起她一只手，说：“我给你做了四样菜，你在外边叫使妈做饭，一定吃不上，可你又从小就喜欢吃的。你猜哪四样：鸡爪子，鸭翅膀，鱼脑袋，鹅尾巴！哎哟，你瞧，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你说有事来求我的。你什么都拾掇好了，还有什么求我的地方？”陈文婕说，“对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有了，可是土地还缺着哪。你们家土地多，不知道让出几百亩行不行。”陈文婕轻蔑地笑了笑，说：“我只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问我要烂泥巴！我不当家，等会儿你自己跟你二姐夫开口吧。我看没有什么希罕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到这时候，陈文婕才端起茶碗，拿扣盅盖子拨着茶叶，一口一口地呷着。

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广州市四十里之外，有一个身体结实矮小，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壮年男子，正冒着凄风苦雨，在崎岖泥泞的村外大道上赶路。他就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广州市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技师，绰号叫做“研究家”的赤卫队员冼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通过前面震南村外的震南公安稽查站，赶到仙汾市。这时候，他的衣服全湿了，雨水透过几层衣服，沁到胸前和背上，十分寒冷。那双涂满了黄泥的布鞋，走一步就掉一回，水声吱吱地响着。他走到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把那顶湿透了、变硬了的旧毡帽脱下来，用力甩着。雨水从他的发脚一直淌进脖子里。他自言自语地咒骂道：“这老天爷从来不学马克思主义，只顾给蒋介石帮忙！”骂完之后，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马口铁香烟盒子，取出一根纸烟来。纸烟倒还干燥，但是洋火潮湿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擦，总是不着火……同时，他心里面却在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到底翻过前面那个小土冈，绕过那王八蛋公安稽查站走好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模大样地一直打它大门口走过好？”想来想去，一时决断不下来。自从去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从观音山撤下来，

弟兄们失散之后，洗鉴心中十分悲愤。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坚定得和铁、和石头一样的男子汉，又会各种机器手艺，因此胆子也大，什么都不畏惧，只一心要去找红军。他起先走到海、陆丰，尝尽艰难困苦，却没有找到。又翻山越岭到北江的乐昌、曲江一带寻找，依然没有踪迹。正在万般无奈往回走的时候，却没想到在韶关无意中碰见了那汽车司机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赤卫队里面的患难弟兄冯斗。两个人一见面，那欢喜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也顾不得路人注目，一抱就抱在一起，再也分不开手。旁人见了，只当那是打架耍闹，哪里知道这里面又是革命同志，又是肝胆朋友，又是同生死、共患难，又是他乡遇故知，有多少不平常的滋味儿呢！当下两人到小吃店喝了几杯酒，就尽情尽兴地谈起知心话来。我说了几句，就望着你笑；你说了几句，又望着我笑。冯斗看见洗鉴虽然满面风尘，衣衫褴褛，但是精神没有半点衰颓，就说：“好极了，好极了！看你还是尖尖嘴脸，硬硬骨头，抬起头来热辣辣，低下头去静幽幽，哪怕国民党打不倒！”洗鉴看见冯斗虽然皮黄骨瘦，脸带愁容，但是元气还在，并无损伤，也说：“可不是好极了！看你还是直着腰骨，挺起胸膛，半眯的一只眼睛，满嘴的络腮胡子，咱们的江山依然无恙！”往后又谈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彼此分手后的痛苦经历，从前的战友的踪迹、下落等等，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冯斗告诉洗鉴，他已经在仙汾市找到了一份生活，是在一家机器修理厂做替工。他又遇见了那手车夫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剑仔队员兼赤卫队员谭栢。谭栢那时候已经在仙汾市一家“米机”里面做碾米小工。他们联系上了，但是没成立组织，也找不到上级，因此他就乘歇工之便，到韶关来找关系。最后，洗鉴跟冯斗一道回到仙汾市，也在那机器修理厂里做做替工，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餬口。他又跟冯斗、谭栢三个人自动成立了支部，他们

选他当支部书记，过着组织生活。一直到三个月之前，他们才和上级机关接上了关系。最近，他们正在忙着领导仙汾市附近震北村的农民抗租运动，干得有声有色。今天，他天没亮就赶到顺德县一个指定的地方，参加了一天由南、番、顺特委召集的会议，如今正要赶回仙汾市。

冬雨沙沙地下着，虽说在野外，那天色也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擦了半盒洋火，可是连一根也没有擦着，没办法，只好收起香烟，又甩了几甩那顶湿帽子，连泥带水戴在头上，憋着一肚子闷气，迈开大步向前走。这荒野上空空荡荡，除了水烟云雾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走了这老半天，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见着。他想起广州起义那阵子，人们多么高兴，多么振奋，如今同志们死的死，逃的逃，许多熟人都四散分离，不知下落，不免有寂寞之感，便举起脑袋，对着那昏昏沉沉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在远远的地方，在那叫做蛇冈的小山脚下，出现了一幢祠堂样式的黑色房子，那就是恶名远播的震南公安稽查站。洗鉴一看见这幢房子，那些饥饿、寒冷、闷气、寂寞的感觉一下子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里头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他捏紧拳头，咬紧牙齿，睁大仇恨的眼睛，像广州起义攻打公安局的时候一样，全身血脉都活起来，要冲破敌人这个堡垒。同时他想，“我要是翻过蛇冈，绕过那些王八蛋，也不准能走脱。东沙渡口还有他们的人，反而叫他们疑心生暗鬼！不如正正当地打他们大门口走过，看他们奈我什么何！”立定决心，洗鉴就大踏步朝稽查站走去。

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之后，城里、乡里，各地绅、商、官吏，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慌做一团。大家都认为那些军队、保安队、团丁、警察，虽然多得和苍蝇一样，甚至已经饷没有发的，枪没有背的，饭没有吃的，衣服也没有穿的，还嫌力量不

够。于是有些躺在大烟床上的足智多谋之士，就上了条陈，主张各地关卡、险隘、岔道、渡口，凡是老百姓平时必经之处，都设立公安稽查站，严厉搜查、盘问一切过往行人。老爷们采纳了这主意，各地的稽查站就像雨后蚯蚓一样，纷纷钻出地面上来。这些稽查站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勒索之苛，手段之酷，简直史无前例。敲诈，抢劫，强奸，杀人，没有一样不干。别说丘八、团丁，比不上他们，就是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那威风也还差着一皮呢。这时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二十多个稽查们已经喝过烧酒，吃过晚饭，正团团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听他们那喝醉了的站长说疯话。这站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挂着茶居工会执行委员头衔的工贼梁森。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被提升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社会部干事。开头，他不知道这干事是干什么的，倒也一头的高兴，后来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收入很可怜，是个荒唐差事，就怨天尤人地想道：“我已经三十大几岁了，还没成家立业，再坐几年冷衙门，岂不连头发都白了？要说我反共有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外放的肥缺！”后来上司知道他的意思，觉得他想的也对，就把他外放当了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半年以来，他这才称心如意，吐气扬眉。这天晚上，他喝得不算很少，正在给他的手下们介绍哪家的姑娘长得最标致，哪家的鸡最好吃，哪家可能有几个共产党员等等，忽然门外放哨的来报，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问他放行不放行。按他平日的习惯，只要手一抬、一挥，就算放行了。今天他的手抬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挥出去，他又回心一想：“这个人挑这种招人疑心的辰光走路，大概不是共产党；第二，这个人打我们大门口经过，看来又不像走私的角色；第三，这个人衣衫褴褛，分明挤不出什么很多油水；但是反正如今闲着没事儿，睡觉又太早，不如弄点把戏给大家玩玩儿，开开心，也是好的。”就说：“带进来！”不大一会儿工

夫，洗鉴就跟着那个便装稽查走进来了。手下们见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来没啥脓血，就一哄而散，剩下一两个爱献殷勤的，懒懒散散地坐在一旁。大厅正梁之下，吊着一盏白纱汽灯，叫寒风吹得缓缓摆动，那灯光是绿幽幽的，晃荡荡的，好像到了传说里面的阴曹地府一样。洗鉴一眼望见正中坐着的那个人，那副涎皮赖脸的模样，那高高瘦瘦、却又缩做一团的身躯，便认识他是梁森，又知道碰着他喝醉了酒，心中不由得十分愤怒。梁森这时也睁大那双小圆眼，细细打量着来人，见他矮小结实，硬朗端方，一走、一站，一抬头、一闭嘴，都显出强悍坚定的气概来，便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哪个堂口的绿林好汉，绝非普通的乡巴佬。他问了洗鉴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洗鉴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便使唤“机器仔”那种里面小心谨慎，外面随意大方的神态跟他周旋对答。梁森见寻不出破绽，就突然发问道：

“姓洗的，你认识我么？”

洗鉴吃他这么一撞，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打了个愣怔，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笑笑地回答道：“倒没请教呢。不过看长官的模样，至少就是这里的站长了。”

梁森鼻子哼了一声道：“正是认识我的，好人有限；不认识我的，好打有限！我再问你：你知道我们不出今年年底，就要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么？蒋总司令已经说过，‘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你知道么？”

洗鉴心里想道：“真好笑！你想的倒怪美！”嘴里却说：“不知道。咱们做手作的，没听过这些事儿，只记得从前北伐的时候，蒋总司令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民生、民死，跟咱们倒没相干！咱们做一天手艺，算一天工钱。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道：“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帐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洗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见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咱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洗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要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洗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都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洗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栢。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锁了。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

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洗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洗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洗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像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个共产党，他都没审问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邦邦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戇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洗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洗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

洗鉴没办法，只得从昨天的来路向顺德县地面退回去。

五二 旧地重游

也就在洗鉴被迫折回顺德县去的时候，周炳乘坐的轮船琼州号，从上海一路平安开到了广州市河南的白蚬壳码头。“到了广州了！”他想着，心里咕咚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着行李，不知不觉地就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着和爸爸、妈妈见面，想看看那生了儿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来。但是当他走到凤安桥的时候，他的脚步又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他回到从前德昌铸造厂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万端。那地方还是开着铸造厂，但是已经换了招牌。不用说，那里不会再制造他们从前所做的手榴弹壳了。那孟才师傅，李恩大个子，都为着革命，离开了人世了。洗鉴、冯斗、谭栢一伙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这里，他于是自言自语道：“妈妈，我多么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无成，拿什么脸去见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铺盖卷，还是家里拿出来的那一副旧铺盖卷，只是更加发黄，更加残破了，就又想道：不止没脸去见妈妈，也没脸去见那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呢！当初，她们多么好心肠，对他的期望多么远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热，志向比天高，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如今两手空空，头低、眼湿地回家，成什么话！这样，他又决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着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蚬壳。从那里过海，到了白鹤洞。又沿着一条葱绿满眼，四季常青的乡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满怀壮志地发誓道：“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